

說 真 話

黃苗子 著
人文艺术漫談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有个寓言说驴子问伊索：你为什么老是把我说得那么蠢。伊索笑着回答：「我不把你说得蠢，人家就把我当驴子了。」伊索被千古认为聪明人，就因为他说了真话。

只有肝胆相照的好朋友，才肯对自己朋友的缺点说真话；只有真正为人民利益的领导者，才肯认真听取来自各方面的真话。

黃苗子



文

艺

术

漫

谈

说
真
话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说真话：人文艺术漫谈/黄苗子著. —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1. 1
(公众学术话题)

ISBN 978-7-301-18253-6

I. ①说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6382 号

书 名：说真话：人文艺术漫谈

著作责任者：黄苗子 著

策 划 组 稿：王炜烨

责 任 编 辑：王炜烨

标 准 书 号：ISBN 978-7-301-18253-6/B·0949

出 版 发 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：zpup@pup.pku.edu.cn

**电 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出版部 62754962**

印 刷 者：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890 毫米×1240 毫米 32 开本 8.625 印张 150 千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8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说真话 /	003
烽火断忆 /	005
学书随想 /	009
藏书和藏书印 /	017
黄菜叶 /	020
酒故 /	022
说“曲折” /	029
蚁堂清梦 /	032
碧萝春梦 /	039
春波桥 /	044
放翁 /	046
乌台诗案 /	048
东坡之狱 /	050
煮王羲之 /	052
鬼故事 /	054
风雨茅庐 /	056
钓台的春昼 /	058
贯休 /	060
玄同打油 /	062
老舍自传 /	064
枫庐 /	066
未央宫 /	068

- 070 / 过云楼
- 072 / 笔
- 074 / 扇子
- 076 / 茶事
- 078 / 书法
- 080 / 伪拓本
- 082 / 联妙
- 084 / 门联
- 086 / 语石
- 088 / 盆景
- 090 / 宜兴壶
- 092 / 鸽哨
- 094 / 牡丹
- 096 / 寂寞
- 098 / 怀乡
- 100 / 澹生堂
- 102 / 笠翁
- 104 / 桃花扇
- 106 / 七贤
- 108 / 选堂书画
- 113 / 秦岭云画记
- 118 / 齐白石小记

徐悲鸿小记 /	123
《画驴歌》 /	127
章太炎 /	130
弘一 /	132
梁思成 /	134
从文先生 /	136
钱锺书“风貌” /	138
江山代有才人出——潘天寿小记 /	140
英也夺我心——李苦禅小记 /	148
西子湖恋情——记林风眠 /	153
山高水长——叶浅予三题 /	160
法由我变·艺为人生——记吴作人 /	180
夕阳红隔万重山——启功杂说 /	186
一个造梦的土家人——黄永玉三题 /	202
读《避暑山庄三十六景》	
——兼谈李一氓同志 /	239
艺术永远青春	
——从《朱屺瞻年谱》说起 /	244
图文并谬一本书 /	249
说杨诗——为《银翘集》写 /	254

黄子

说真话：人文艺术漫谈

说真话

有那么一个耐人寻味的笑话：

有个相士，在当地很有名，属员把他介绍给知府老爷看相。相士左右端详了老爷半天，摇摇头说：“老爷耳大无轮，嘴大无唇，眼大无神，看来看去像个兔子。”老爷大怒，叫人把他捆起来。属员看了着急，暗中埋怨相士不该自找苦吃，然后对老爷说：“这相士刚才胡说是喝醉了，经老爷捆起教训了他，已经醒过来，愿意替老爷认真看个福相。”老爷答应了，把相士解缚，叫他重新来看。那相士又看了半天，却四望周围要找绳子，老爷奇怪问他，他说：“还是请把我捆上吧，越看还是越像兔子。”

这个笑话是说，一个人要说真话不容易，得

有随时被老爷捆起来的精神准备,否则你只好昧着良心把老爷恭维一番,或者“避之则吉”,“三缄其口”。

然而,如果世界上真有了要说真话不怕绳索加身的相士,这相士毕竟是可敬的。相士是唯心论者,但在说真话这一点上,他是唯物的。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一条,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,承认客观真实的存在。

有个寓言说驴子问伊索:你为什么老是把我说得那么蠢。伊索笑着回答:“我不把你说得蠢,人家就把我当驴子了。”伊索被千古认为聪明人,就因为他说了真话。

当然,我上面说过,说真话是不容易的。三百年前。你主张地球是绕太阳转的,你就会被烧死在罗马;二十年前,你说中国应当计划生育,你就会被戴上“资产阶级人口论”的帽子。于是,在“十年浩劫”中,谎话、假话、鬼话流毒全国,声嘶力竭喊“万岁”的正是心怀叵测的大叛徒,阴谋篡权的女人被称为“旗手”……在那个时期,有几个“相士”,敢于说真话呢!

只有肝胆相照的好朋友,才肯对自己朋友的缺点说真话;只有真正为人民利益的领导者,才肯认真听取来自各方面的真话。

三中全会以来,提倡大家说真话,这确是一剂对症下药。今后的“相士”再也不用去找绳子了。

然而,敢说真话和肯听真话的人,到底还是难能可贵的。

烽火断忆

明清人笔记中，都提到老年人的特点之一是“记远不记近”。昨天什么人说过一件事，总是想不起来；三四十十年前遇到过什么事，一提起就如在目前。这并不是老年人的怪癖，而是生理关系。

对于“血肉横飞”这个词，对我来说，体会得最早、印象最深——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是1938年夏天在广州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中午同夏公（夏衍老人，那时他是广州《救亡日报》负责人）、林林、叶灵凤、高汾、郁风等几个人在长寿路一家人家吃中饭（主人似乎是当时在广东任省政府“咨议”的祝秀侠），正举箸间，突然响起了“警报”，当时也来不及吃完饭，就匆匆跑到附近一

处简易“防空洞”(其实是堆起几个沙包)躲起来。跟着就听到了飞机低空飞过的“呜呜”声和机枪扫射声,接着是“轰隆”、“轰隆”的炸弹在附近爆炸声。好容易到了下午,警报解除,我们经过珠江北岸的长堤各自分手,他们赶紧回《救亡日报》写报道发稿,我回省府上班。但那天的长堤,现在想起来还是心酸:横七搭八的肢体,炸得完全变形的蜡黄尸首;马路边上,电灯杆上,乱挂着人的四肢五脏;马路被炸塌了的房子堵塞了,珠江两岸都弹痕累累。原来敌人的目的是炸毁海珠桥,但没有命中,结果长堤上的老百姓和棚户(船艇上的水上人家)惨被无辜屠杀。“血肉横飞”这四个字多么残酷,没有亲身经历是想象不出的!但是残杀无辜并没有吓倒中国老百姓。记得第二天,由抗敌协会组织的浩荡的人海和震天的吼声,依旧进行了长达数里的示威游行。记得那一天,我同漫画家廖冰兄路过太平路,被这火一样的热潮所激动,也顾不得上班工作,手挽着手加入了这个激昂的队伍。

1938年10月,敌人占领广州。我随着机关撤退到粤北连县,有一天也遭到敌机的轰炸。记得那天下午我同那时的教育厅长许崇清先生从躲警报的燕喜洞(一座离乡镇较远的天然岩洞)出来,在回到驻地途中,同样看到一个中弹的林子里无辜百姓血肉淋漓的惨状。许老擦着眼镜,老泪纵横地走过,自言自语地说:“国家,民族,炎黄子孙,怎能够永远让它这样受摧残!”

1940年初夏,那时我已在重庆,因为一个人没有地方住,就在中一路名摄影家——那时是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家借了一间房子。那时几乎天天“跑警报”,但文艺活动还是没有停顿。有一次,名画家赵望云要在重庆办展览会,已商定了在中三路中苏文化协会举行。望云住在璧山县,到重庆要坐四小时长途车,他和我商量好,先把一百多幅画运进城,寄放在我家里一天,星期一就搬到会场去布置。我答应了,第二天是星期天,我把门锁好,一早同特伟(漫画家,解放后长期任上海美术制片厂厂长)、宣文杰出门到赖家桥去。当天下午回到中一路,远处看到烟焰,房子已经被燃烧弹化为灰烬——当然连同赵望云的一百多幅精心作品。那天晚上,特伟带着我到中苏文化协会在会议桌上睡了一夜。当时我给香港的文艺界朋友写信说:“……但一转念,此仇此恨,原属于整个民族仇恨之一根纤维,总有一天,整个的仇恨得到解决,则一辈子可以无憾。……上海我失去一批书,广州失去书画不少,这是第三次了。早6点钟,从桌子上爬起来,和特伟分手了,拖着唯一的浅予送的皮夹克和一条面巾,袋里挂一个牙刷,经过满是颓垣断瓦的枣子岚垭,想到不知今晚住到哪里去时,才真有点‘难民’的感觉……”这封信曾被发表在香港郁风主编的刊物《耕耘》上,所以现在还留下痕迹。赵望云已经在70年代中病逝,每想起他这一次烟消云散的“展览会”,我总感到有些歉然。

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，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。朋友们在市区郊外，也不时传来一些笑话。例如名舞蹈家戴爱莲女士，那时刚从英国回来参加救亡工作，她当时还会说英语，普通话说得勉强强。那时她住在北温泉，曾经因为邻居的狗的干扰而去找主人控诉，她结结巴巴地用普通话对邻居说：“你家的狗想在我腿上吃饭。”邻居果然明白她的意思，向她道了歉。乱世男女，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。记得抗战前一位上海的女演员，在战争初期误嫁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军阀。我那时把这件事同阳翰笙先生说起，并即席凑成打油诗三句：“长沙市上女裙钗，扶摇直上老鹰崖（‘老鹰崖’是当时权贵要人的住处），侯门一入深如海。”翰老立即接上一句：“何不回过脸儿来。”但翰老的愿望落了空，她还来不及“回过脸儿”，就以悲剧告终，送了命了。这件事，我想翰老至今还会记得的。

学书随想

一

我试图用书法这种艺术,把“运动”储存起来,然后让观赏者自己去把这种运动打开(解放出来),通过感官传达,触动他去感受这种书法运动的魅力——抑、扬、顿、挫所发生各种强烈、柔和、飞速、缓慢、刚强、婉约等运动之美。我试图以书法中点、线、面的变化运动,形成书法的韵律感,从而把观赏者带入一种美的境界,但由于我的拙劣,这种意图往往失败。

二

墨，书写在白纸上所发生的效果，是两种基本色——黑与白的变化与对比，通过这两个对立的基本色的互相配合、互相排斥、互相衬托、互相冲击的相反相成关系，产生中国书法的美。《老子》说：“知其白，守其墨。”古代书画理论，也提过“计白当黑”之说。黑墨构成书法美，空白也构成书法美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书法的“结体”和“章法”，就大致解决了。

不要小看印章的安排位置，这占比例很小的红色，是黑白变化的补充和强化，是“画龙点睛”。

三

艺术方面几何秩序的追求，在中国是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开始的。古代甲骨、金文、小篆、汉隶，都普遍注意几何结构和对称变化的造型构思。中国书法，早就遵循艺术规律的发展。在汉瓦当、汉镜、汉印、汉砖刻文字中，文字的装饰意象达到高潮。这种古代书法的自由化和创新刺激、抽象性和装饰性，仍然对今天的书法发展，具有魅力。

四

苏东坡早就提到：“书必有神、气、骨、血、肉五者，缺一不成为书也。”中国书画，都讲究神、气。所谓“下笔有神”，所谓“气韵生动”，是书画给人的精神感受。颜书刚劲，精力充沛；褚书柔中有刚，婉逸多姿。这些都是不同的个性和风格，表现出不同的神、气。

神、气又是骨、血、肉的总体或归结。清代朱履贞说：“臂腕须悬，悬则筋生。……指尖不实，则骨骼难成。血为水墨……肉是笔毫。”（《书学提要》）虽然历代书评家对此五者的解释不尽相同，但以生命比喻书法这一立论，今天仍值得我们参考。很难想象一幅没有生命或没有运动感的书法，能够感动人。梁武帝把王羲之书，比做“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阁”，就是肯定了王书生龙活虎的生命力。

五

书法和音乐、绘画、舞蹈等是姊妹艺术。

从某种意义看，书法应是可见的音乐，因为两者都在探索韵律、节奏、音色等所给人美的享受。书法应是凭视觉感的音乐。